

母亲,南通培养的人民教师

□李路平

“小人有母”语出《春秋左氏传》,意思指我有母亲,时刻感恩。

母亲陈瑞兰,1928年生人,是个一辈子辛勤的园丁。

母亲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张謇创办的“南通女子师范”。1949年8月,母亲20岁,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投身教育事业的知识女性。

五十年代末,父亲被“内定右派”,父亲和母亲都被派到白马公社支教。父母白天为学生上课,晚上办夜校为当地群众扫盲,延续了十数年。至今我还记得一盏汽油灯高悬着、农民大伯们瞪着黑板的情形。“文革”时期,因家庭成分问题,父母经常换校授课,漂泊不

定。有次夜里,舅舅从高邮赶来告辞,讲此生不复相见,他已被定罪“反革命”。无情的社会现实中,父母依旧坦然地办着夜校。学校闹武斗,父母坚持授课并动员学生复课。记得有几年,父母学校相隔二三十里,逢周六晚上,母亲常常紧握着我的小手,急行赶往另外一个家。每年市里文艺汇演,母亲都负责指挥排演“黄河大合唱”“长征组歌”。课间课外,母亲总是带着微笑从容地生活着。每月的8号发工资,父亲带着我去市场买些黑市米回来,我能感受到犯愁的父亲穿越生命中黑暗的艰难。

我高考那一年,几乎每天清晨5点多,母亲总是口角上挂着慈爱的笑容,眼睛却发出

严肃的光,掀开我温热的被褥。这也是我人生记忆中最深的痕迹!

母亲出身名门,父亲是外叔祖学生。执教数十年间,父母不知为多少贫困生垫了学费,购买过新书本。粮食紧张年代,不时带学生回来补习,而母亲从来不理睬我被“虎口夺食”引起的恼怒。记得小时候,常常一觉睡醒,昏暗的灯光下,父母还在批改作业。他们为当地农村的文化普及,耗费了青春,从五十年代初熬到七十年代末回城。

“我们心中将陈老师当作妈妈。”许多已步入老年的学生们对我如是描述母亲。学生回忆起老师,总是那么动容与感恩。直至去年,仍然有七八十岁的老学生来看望他们的

老师,我的母亲。

八十年代中期,母亲退休后的工资常常很拮据,后来邻居告知我,她在收留帮助一个异乡病人家庭。这一切,母亲觉得是很平凡的事情,默默地做着。对于钱物,母亲从不计算,而对于市里颁发的“三十年教育园丁奖”总是珍藏着,母亲以“人民教师”为荣。作为普通教师,善良与坚守是父母身上最朴质的品性。我的母亲,也是我的良师!

我不忍地看着家母一天天衰老,一天天孱弱下去,感觉自己的心在隐隐地痛。毕竟母亲93岁了!去年的“六一”节,她安详地带着微笑去了。

在每个孩子心中,自己的母亲是最美的!



晚年陈瑞兰

海安礼赞

□孙宏兵

紫石故里,人间桃源。海纳百川,地接江淮。襟长江而带通扬,枕黄海而迎旭日。蓦然回首,青墩射生命之光;风雨兼程,百姓逢盛世之春。江海文明,源出三塘。夏商乃九夷之地,周朝观吴越之变。暮楚朝秦之东海,遂生广陵;西东两汉之海陵,曹操旷度。三国复兴,两晋宁海;南北两朝,海安得名。建县雏形,晋安帝之七年;永不扬波,宋明帝之浩荡。沧海桑田,合分频仍;黎明前夕,韶华褪尽。

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雄鸡鸣而江南醒,河豚鲜而四海闻。起楼阁于五云,绣真丝于万里;盼黄花之晨曦,吮麻虾之神奇。新华字典,建功总编;仲满击剑,奥运称雄。挥海卫田,独范公之大堤;誓死抗元,仰文山之忠魂。

历汉风,经唐雨,粟裕挥师苏中,梅城叱咤风云。七战七捷,裁判正义之师;红旗民兵,谱写卫国之曲。王道乐土,惠风和畅。光荣与梦想齐飞,江海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晚,响穷黄海之滨;钟灵毓秀,噪聚江河之俊。

蒙以养正,百年树人。爽开卷而思想深,兴教育而民族盛。少年英雄,屡摘奥赛之珠;最强大脑,君临央视之巅。莫等闲,空悲切。点灯火于

三更,惜黑发于勤学。孜孜不倦,辟书山之蹊径;锲而不舍,掀学海之波澜。望牛津于天涯,目哈佛于海角。院士寡而中洋多,学府高而县城远。群贤毕至,英才辈出之地;少长咸集,家学渊源之传。怀抱负而不息,争朝夕以报国。

壮哉!和谐穿越,高速纵横。物流天下,枢纽八方。昔钱氏于海滩,围垦淘沙;今崛起于金砖,鲁班点赞。所赖改革春风,化茧成蝶。面朝大海,宁移引凤之心?花开花落,不坠筑巢之志。创新区而驱动,高科技以引领。合资联发,中国天楹;智慧高地,深耕不辍。诗意建市,胸怀赤子之心;百强前列,岂曰长袖之舞!

噫,东洲夕照,柳湾听风。红色记忆,新四军之陵园;民国回廊,韩公馆之曲径。舍利子于万缘,七星湖于拱月。文化园之底蕴,凤山港之笛声。目光所及,皆为风景;见贤思齐,流连忘返。绿荫婆娑,醉氧吧而天成;百花争艳,贪绝色以赏心!

嗟乎!胜地紫石,鱼米之乡;流韵溢彩,花鼓今朝。阔别经年,唯乡愁于每时;信手涂鸦,是所望于诸贤。游子思归,鬓毛已衰;念兹在兹,无改初心。假以时日,举杯邀明月尔!

考前,跟儿子聊天

□夏俊山

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,我让儿子放下作业,跟我一起去户外散步。

儿子要参加高考了,我的心一连几天都难以平静。作家柳青说过,人的一生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只有几步。高考正是儿子人生旅程中的“紧要处”,这一步走好了,将会影响他的一生,儿子显然明白这一点,冲刺高考日子,复习也就显得特别紧张。

想想从小学到中学,12年的学习成果就要在短短几天内见分晓。要说考生一点压力都没有,恐怕是不现实的。问题是如何引导孩子从容面对高考呢?我想,应该跟儿子聊一聊。

我们来到古老的运河边,晚风在轻轻地吹,河水在缓缓地流。扶着河边的栏杆,我跟儿子聊起世界著名的走钢索艺人华伦达。华伦达曾说:“走钢索才是我真正的人生,其他都只是等待。”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走钢索的,每一次都非常成功。但是,1978年,73岁的华伦达在波多黎各表演时,从75英尺高的钢索上不幸失足身亡。事故发生后,他的妻子说:“我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,因为他上场前总是不停地说这次太重要了,不能失败,绝不能失败。他把很多精力用在避免掉下来上,而不是用在走钢索上,结果反而失败了。”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,他只是想着走钢索这件事本身,根本不去管这件事可能带来的一切。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,他们创造了一个术语“华伦达心态”——专心致志于做事本身,不患得患失的心态。

儿子啊,爸爸聊华伦达,就是希望你记住华伦达的成功与失败,千万不要被考场上凝重的气氛所左右,走进考场后,怀着一颗平常心,抱着“只要尽力,但求心安”的态度做试题,考出理想的成绩。



故乡的儿歌

进入老年,童年的画面却时常走进梦里。

儿时的老家屋前有一条小河,清清的河水几乎环绕了整个村庄。一棵古老的银杏树,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,静静地守在小桥边上,看顾着后代晚辈们,那里是我们上学的必由之路,每当我们从它身旁走过的时候,它总会闪过慈祥的“手”,笑咪咪地抚摸着我们每个人的头顶,它一定知道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里面,哪一个单顶,哪一个双顶。

老家西南边,有一个叫“秧池”的地方,小河在那里拐了个弯,弯子上有一座坟,坟前立一块碑,石碑上的字迹有点模糊了,孩子们一律地好奇心重,越是看不清越是要看,我们就趴在那里辨认:国难烈士孙惟年之墓。墓碑是我叔叔的,他是1948年在苏中的一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。墓前两侧,是我的祖父亲手栽植的两排白杨树,有风的日子,白杨树上的叶子会发出啪啪的响声。我们不知道数了多少遍,一共是18棵,为什么是18棵?祖父或者是有用意的,叔叔牺牲那年18岁。

黄昏时分的墓地最美,两排白杨整齐地肃立着,衬着静默的田野,披着薄暮,仿佛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门前的小河曾是我们儿时的乐趣所在。夏天,我们时常在小河里游泳,晚上在水里洗澡,总要在大人的一遍又一遍的催促声中才肯上岸。水中的游戏很多,我们有时会带一个竹篮,将其按到水底,然后猛地一提,运气好的时候会逮到几条小鱼小虾;有时,我们用小竹竿做成鱼竿,坐在岸边悠悠地垂钓,清澈的河水里,可以清晰地看到小鱼围着鱼饵游来游去,其中的一条,游到鱼饵处,用嘴或尾巴触一触鱼饵,我屏住呼吸,睁大眼睛紧紧盯着,盼鱼儿快快咬钩,鱼儿偏偏调皮地碰一下,再碰一下,又跟着“大部队”游远了,恨得我直咬牙。

有一次,我买回几把鱼“卡子”,想当一回渔翁。傍晚,我把装了鱼饵的“卡子”分别投在小河的几个地方,这个夜是睡不踏实的。

实的,总是在设想着鱼被卡子卡住的情形,第二天天不亮就急急爬起来去收卡。可恨的是,卡子上天天都是空的。邻居锁儿鼓励我,要沉住气,要有耐心:“捞鱼网网空,一次捞个听草功。”终于有一天,收线的时候手上沉甸甸的,觉得有个东西在使劲往水里拉,肯定有戏,我便小心地拉着,胸口却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,终于拉近了,看到是一个长长的东西在水中搅动,可能是一条大鳊鱼,心里异常兴奋,待终于到了水边,便猛地向上一拽,那东西被甩在岸上,原来是一条水蛇,吓得我扔了渔线,逃之夭夭。

冬天,我们在水跳上放“癞宝鲨簰子”。水跳是我们对水埠口的叫法。乡里人家,家家河边上都有一個洗东西的埠口,埠口上的踏板,我们就叫它“水跳”。水跳上一年四季都有我们的游戏。我们站在水跳上钓鱼,我们趴在水跳上扣虾,我们扶着水跳在水底摸螺蛳。冬天的水跳,是放癞宝鲨簰子的好地方。癞宝鲨簰子很好做,两块小瓦片相对一捧,用绳子在中间捆一道箍,下面垫一片旺砖,绑牢,再在上面系一根长长的绳子就成了。放在水跳旁边,每天早上去拎一拎,说不定里面就会有一条“呆”癞宝鲨。癞宝鲨的肉有点像黑鱼的肉,厚实,肥嫩,刺又少,很适合孩子们口味。拎癞宝鲨锻炼了我们冬天早起的好习惯。

还有个节目也是我们每年冬天所必做的,那就是支“黄猫夹子”。黄猫是乡人对黄鼠狼的昵称,黄猫夹子就是打黄鼠狼的工具。黄猫夹子又叫“踩箔子”,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竹箔。在竹园里整出一片平地,将竹箔子放下,在上面压上重重的泥块,下面设置好钓饵,钓饵连着机关,当寻找食物的黄鼠狼吞食了钓饵,触动机关,踩箔子便随之扑倒,压住黄鼠狼。晚上,我们到竹园里将黄猫夹子支起来,早上去查看一下,如果没有收获,就放下来,晚上再支……每年冬天,我们都在期待中度过,天天早晚都要光顾周围的好几个竹园,尽管收获甚微,但我们却乐此不疲。黄鼠狼的皮价格很贵,

如果能打到一只黄鼠狼,很可能就能够解决我们一学期的学费。

老家屋后的那棵枇杷树上也曾经有游戏。枇杷树的品种不好,果子小,核大肉薄,不好吃,而且每年结得很少,却会招来一种专门吃枇杷的鸟儿来,我们叫那种鸟“白头公”。邻家锁儿读书不开窍,玩起来点子却多,手也巧,他做了个捕鸟夹子,有两回还真捕到了鸟。他把白头公的毛择了,在锅里煮熟,“宴请”大家,我也在他家尝了一回“白头公”美味。枇杷树还有个作用,就是树叶可以做中药的药引子,经常会有人来摘树上的叶子,我们还为此编了个儿歌:“枇杷果儿不香又不甜,白头公儿它不嫌。枇杷树叶儿长腰腰,做药引子不要钱。”

油菜花开的季节,家乡的田野变的绚丽多彩,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翻飞,我的堂叔养上了蜜蜂。那时的农村物质十分匮乏,我们就又把眼睛盯到了蜂箱里的蜂蜜上。有一天晚上,锁儿趁着夜深人静,带我们几个去偷蜂蜜。锁儿先跑到蜂箱处,一下掀开蜂箱,蜜蜂嗡嗡地轰了出来,情景恐怖,情势紧张,锁儿却不甘心收手,逃回时还伸手抓住一块带蜜的蜂巢,当我们用舌头舔蜂巢上蜂蜜的时候,锁儿的手肿得像馒头。大家为锁儿的勇敢举动和助人为乐精神所感动,又唱出一段儿歌来:“黄猫是我老兄,有难他往前冲,蜂蜜的确好吃,全靠他立大功。”

夏天的傍晚,孩子们早早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搬到场院里,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场上,一边纳凉一边吃晚饭。为了驱赶烦人的蚊子,大人就用潮湿的稻草做起一堆蚊烟来,浓浓的蚊烟让夏夜变得幽远而神秘,孩子们并不会因为天热而收敛些,他们手里挥舞着点燃的蒲棒头,一边跳着火舞,一边追扑空中忽闪着萤火虫儿,宁静的村庄里传来阵阵大人的嗔骂声。

儿时的乡村是柔美的,是多情的,也是浪漫的,它就像一首首儿歌,让我们时常念叨,反复吟唱……

□青 弋

翼地抚摸着纯洁的花瓣,简直想去亲吻,像亲一个新儿。树下一丛三叶草,翠绿清丽如新,看得我几欲动容,久违的绿意!蹲下来,在三叶草中仔细寻找四叶草,据说找到了就能获得好运。说实话,以往的春天,我根本不在意它们,不成片不成气候,仅几株树而已,我有大片大片的花海可赏呢,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可往。有的选时,谁不想要最多的最好的。

墙角看到的春天一角,一花一叶知春。这个春天,还有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云赏春。春天就住在朋友圈里。江南的朋友发来一组柳芽照,柳枝已冒芽,柳葢鲜嫩又可以入盘了。垂柳在河边一字排开,远看黄绿黄绿的,如一道清新素朴的帘子。这杨柳帘子可不是富人

墙角梅与云赏春

听闻春的消息,上下班时我就开始每天在小区某条偏僻小径绕行,因为那里有一片花树,花儿次第开放,转角遇见春天。昨天我看到在枝头白鸽一样温柔栖息着的朵朵白玉兰,都快要败了,花朵已锈迹斑斑。想起张爱玲说,“唯一高大的树木是白玉兰,开着极大的花,像污秽的白手帕”。污秽的白手帕应该是指花败时的样子,是很贴切。但于我,哪怕这些玉兰快谢了,也只有恋恋不舍,哪敢有半点嫌弃。

还好有辛夷接上,紫色的辛夷正含苞待放。红色的茶花开得兴高采烈,煞是热闹,像邻家会做事的大姐,叽叽喳喳大嗓门,却有一副古道热肠。那边还有几株梅和紫叶李,也开了,小朵小朵的花美得小心翼翼,惹人怜,我也小心翼翼